

千劫眉

【不予天愿】



藤萍◎著 QIANJIE MEI

他是一只皮毛华丽的狐妖之王，
俯瞰天下，山起云涌，众生百态，他一直在云端之上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

千劫眉

藤萍◎著

【不予天愿】QIANJIEMEI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（沈阳）万卷出版公司



© 藤 萍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千劫眉·不予天愿/藤萍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9.7

ISBN 978-7-80759-991-3

I. 千… II. 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98923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0mm×215mm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8

出版时间: 2009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亦言

装帧设计: 第7印象

ISBN 978-7-80759-991-3

定 价: 23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目 录

三十一·狂兰无行	零零壹
三十二·暗香明月	零壹玖
三十三·一杯之约	零叁柒
三十四·未竟之局	零伍柒
三十五·郎魂何处	零柒伍
三十六·白马之牢	零玖壹
三十七·腹中之物	壹零玖
三十八·碧血如晦	壹叁叁
三十九·佳人何在	壹陆伍
四十·伤心欲绝	壹柒玖
四十一·七花云行	贰零伍
四十二·名门弟子	贰贰伍



CHAPTER · 31

三十一·狂兰无行

碧水流落万古空，长天寂寥百年红。

碧落宫的殿宇素雅洁净，访兰居内落叶飘飞，秋意越发浓郁，而秋兰盛开，气息也越是清幽飘逸。傅主梅又把访兰居上上下下洗了一遍，连椅缝里最后一丝灰尘也抹尽了，实在没有什么可为宛郁月旦做的，他坐在房间椅上发呆。

他身上的毒已经解了，宛郁月旦让他住了他最喜欢的院子，给了他善解人意的奴婢，没有要求他做任何事，但他却越来越觉得在这里呆不下去。唐俪辞取得了绿魅，救了他的命，听汴京传来的消息说那夜还死了五个人，其中一个是“九门道”韦悲吟。

阿俪是花费了很多心思和力气才得到那颗珠子的吧？他服用绿魅

的粉末解了明黄竹之毒，心里却发觉得惶恐不安，阿倆是讨厌他的，这件事以后只会更讨厌他吧？虽然练了很高的武功，他却从来不是能拿主意的人，心里觉得亏欠宛郁月旦，又觉得对不起唐倆辞，但他却不知道该做什么来补偿。

他能做的事很少，也想不出什么高明的主意，唯一比较能说得上的是御梅刀法，但要论杀人，他似乎也远远不及宛郁月旦和唐倆辞，而抹桌扫地之类显然也不是宛郁月旦和唐倆辞需要他做的。

也许他该离开了，每当被人认出他是御梅主，他就会陷入这样尴尬的境地，很多人希望他做出英明的决定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，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做。而每当他犹豫不决或者决定离开的时候，总会让更多人失望。

他只希望做个简单的人，他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武功就能活下去，他也并不讨厌这样的自己，但……不是承认自己没用就找到了可以离开的理由。

他虽然没用，但是从不逃避，只是经常做错事。

“傅公子。”今日踏入房门的人是碧涟漪，让傅主梅确实呆了一呆：“小碧。”他上次来碧落宫的时候，碧涟漪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如今已是俊朗潇洒的剑客，看起来比他大了七八岁。

碧涟漪对他行了一礼：“宫主要我对你说几件事。”

“小月很忙吗？”傅主梅揉了揉头，“我好几天没看见他了。”

“宫主很忙，这几天发生了不少事。”碧涟漪对他依然抱持晚辈之礼，“宫主交代了几件事，希望傅公子听完以后不要激动，也不要离开，留在碧落宫中等他回来。”傅主梅奇道：“小月出去了？”宛郁

月旦不会武功，刚从少林寺回来，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又出去了？

“唐公子失踪了。”碧涟漪沉声道。

傅主梅猛地站了起来，又扑通一声坐了下去：“怎么会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阿俚怎么会失踪的？他不是取了绿魅珠回中原剑会去了吗？”

“事实上他没有回到中原剑会。”碧涟漪道，“最近发生了几件事，都不算太好。第一件，唐公子取了绿魅珠，通过信鸟寄给宫主之后，下落不明；第二件，少林十七僧在杏阳书坊混战柳眼，混乱之中，柳眼被神秘人物劫走，之后同样下落不明；第三件，西方桃离开中原剑会，而在他离开中原剑会的第四天，邵延屏受人袭击，重伤而亡。”

傅主梅越听越惊，听到“邵延屏受人袭击，重伤而亡”忍不住啊的一声失声惊呼：“邵先生……是谁……”碧涟漪摇了摇头：“不是西方桃，邵延屏遇袭的时候，西方桃人在嵩山少林寺外小松林暂住，为普珠上师升任少林寺方丈之位道喜。之前唐公子和宫主都曾起疑，西方桃潜伏中原剑会，实为风流店幕后主谋，欲杀邵延屏夺中原剑会。现在邵延屏死了，凶手却不是西方桃。”

“小月的意思是说……”傅主梅喃喃道，“是说风流店深藏不露，除了西方桃之外另有能人能在中原剑会成缁袍、余负人、董狐笔和孟轻雷的眼皮底下击杀邵延屏，既达到除去眼中钉的目的，又免除了西方桃的嫌疑。”碧涟漪颌首：“不错，这会除去很多人对西方桃的疑心。”傅主梅苦笑了一声：“但是他……他确实是个坏人。”碧涟漪缓

缓摇头：“邵延屏死后两日，西方桃返回中原剑会吊丧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击杀‘春秋十三剑’邱落魄。”

傅主梅睁大眼睛，“春秋十三剑”是与沈郎魂齐名的杀手：“他为什么要杀邱落魄？”碧涟漪的脸色沉重：“因为邱落魄就是杀邵延屏的凶手。”傅主梅连连摇头：“单凭邱落魄不可能在中原剑会杀邵先生，决不可能。”碧涟漪道：“宫主说杀邵延屏的必定不止邱落魄一人，或许他是凶手之一，但他的作用并非用来杀人……而是用来替罪。”他平静地道，“总之邵延屏死了，邱落魄是凶手，而西方桃从中原剑会一千人等中识破了乔装的邱落魄，一招杀敌，解除了邱落魄在中原剑会中再度潜伏杀人的危机。”傅主梅张口结舌：“所以他的威望就更高了？”

碧涟漪点了点头：“中原剑会上下对西方桃本就很有好感，他是普珠方丈的挚友，又帮助剑会战胜好云山之役，救了不少人。这一次为邵延屏报仇，普珠方丈传函称谢，西方桃仗义聪慧之名天下皆知。”傅主梅紧紧皱起了眉头：“这怎么可以……这怎么可以……这完全不对……”碧涟漪继续道：“随后西方桃以邱落魄为突破，沿线追踪，查到了风流店的一处隐藏据点，中原剑会破此据点，杀敌三十三人，夺得猩鬼九心丸百余瓶，付之一炬。”傅主梅骇然看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：“那他……那他现在就是……”

“他现在就是中原剑会中顶替邵延屏的人，成缙袍、董狐笔等一千人对他言听计从，毫无疑心，并且越来越多的正道人士投奔中原剑会，如今新入剑会的有六十九人，其中不乏高手。”碧涟漪道，“宫主要我对你说的就是这几件事，他希望你到碧落宫中等他回来。”

“我不会走的。”傅主梅斩钉截铁地道，“我绝不会走。”

碧涟漪眼中有了少许欣慰之色，近乎微笑，但他并没有笑：“太好了。”傅主梅顿时涨红了脸，羞愧得几乎抬不起头来：“其实我……”他很想说其实他留下来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但碧涟漪微微一笑：“御梅之主在此时力挺碧落宫，会给宫主和唐公子莫大的支持，傅公子切莫妄自菲薄，你是刀中至尊，盛名岂是虚得？”

傅主梅点了点头，他再说不出半句话来。碧涟漪行礼，转身准备离去，突然傅主梅问道：“阿俪呢？他……他到底到哪里去了？碧落宫真的没有他的消息？他有没有危险？”

碧涟漪转过身来：“唐公子……本宫所得的线索只能说明他在宫外与韦悲吟一战后失踪，其余当真不得而知。”

傅主梅呆呆地看着他走远，阿俪他不会有事吧？他会到哪里去？局面变得这么恶劣，西方桃占尽上风，邵延屏身亡这件事对阿俪一定也是很大的打击，这种时候他不可能避而不见，他会上哪里去？他应该做些什么，但该做什么呢？傅主梅突然站了起来，往访兰居外另一处庭院走去，那是秀岳阁，风流店梅花易数和狂兰无行的居所。

那两个人的毒也已经解了，但至今昏迷不醒，闻人掣说是剧毒伤了头脑，有些失心疯，不可轻易刺激他们，所以至今也很少人往秀岳阁去。

傅主梅轻轻踏入秀岳阁，秀岳阁内一片寂静，除了两人的呼吸之声，似乎什么也不存在。听入耳内，梅花易数和狂兰无行二人的内功心法截然不同，呼吸之法也一快一慢，容易分辨。

他踏入卧房，秀岳阁卧房里躺的是狂兰无行，客房里是梅花易

数，狂兰无行的毒伤和刺伤都是梅花易数数倍之重，梅花易数偶尔还会坐起发呆，狂兰无行却是从始至终没有清醒过。

傅主梅按了按狂兰无行的脉门，这人内力深厚，根基深湛，武功或许不在自己之下，可惜全身关节经脉受毒刺重创，日后恐怕是难以行走。如果不是这一身武功，闻名天下的狂兰无行只怕已死了多时了。

他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揉了揉头发，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干什么，就算这两人突然醒来，他也不知道问他们什么好。但就是觉得坐在这里，会比坐在自己房里发呆要让他心里好受一点。

狂兰无行眉目俊朗，脸色苍白，一头乱发干燥蓬松，隐隐约约带了点灰白。傅主梅坐在一旁看他，这人身材魁梧，非常高大，站起来恐怕要比宛郁月旦高一个头，不愧是能使八尺长剑的男人。

微风吹过，初冬的风已现冰寒，傅主梅坐了很久，抬头看了眼窗外盛开的梅花，突然颈后微微一凉，眼角瞥见床边的八尺长剑倏然不见，剑锋冰寒，已然架在自己颈上。

“今日是雍熙几年？”身后的声音清冷，略带沙哑，却不失为颇有魅力的男声。

“雍熙三年十一月……”傅主梅一句话没说完，颈上长剑骤然加劲，傅主梅袖中刀出手架开长剑，叮的一声脆响如冰火交接，灼热的气劲与凝冰的寒意一起掠面而过，他飘然而退，讶然看着面前的乱发男子。

狂兰无行已站了起来，就在他站起来的一瞬间，有种天地为倾的错觉。傅主梅的头脑一时还没转过弯来，只见狂兰无行嘴角微挑，说不

上是对他那一刀的赞赏或者只是一缕似笑非笑。他微一低头，勾起了唇角，随后萧然转身，啪的一声把那八尺长剑往屋角一掷，大步往外走去。

八尺长剑攒入地面三尺有余，未入地的部分随那啪的一声脆响节节碎裂，散了一地碎铁。傅主梅这时才喝道：“且慢！你——”他御梅刀出手，刀势如疾雪闪电，掠起一阵冰寒直往狂兰无行后心击去，“快回来！”

狂兰无行背袖微拂，一阵炽热至极的真力潜涌般漫卷，傅主梅这一刀未出全力，但见冰寒的刀气受烈阳真力所化，在空中晃了一晃，咻的一声微响，刀气在狂兰无行袖上划开一道缝隙，破袖而过在他后心衣上也划开一道长长的裂缝。

但也仅此而已，狂兰无行大步向前，穿门而去，御梅刀一击不中，随蕴力倒旋而回，傅主梅伸手接刀，脸色苍白。这御刀一击虽然他未尽全力，但出刀一击只是划开衣上两道缝隙是他平生仅见，狂兰无行身受黄明竹毒刺之苦多年，竟然还有如此功力——一掷碎剑，大步离去——他究竟要去哪里？他要做什么？

“且慢！”傅主梅追到门口，狂兰无行的人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，宛郁月旦和唐俪辞费力救了狂兰无行，便是想从他口中得知风流店的隐秘，结果这人一清醒就绝然离去，没有半点感激留恋的模样，而他虽然站在这里，却既什么也没问出口，也没能把人留下来。

他真是……太没用了。傅主梅头脑中的思绪混乱了好一会儿，从卧房里奔了出去，他闯进梅花易数房里，幸好，梅花易数还在房里，

并没有像狂兰无行那样一走了之。

梅花易数也没有躺在床上，他坐在房里的桌旁，一口一口喝着茶，就像一口一口喝着烈酒，见傅主梅闯了进来，只是笑了笑，也没有露出什么惊讶的表情。

傅主梅反而有些局促起来：“你……你好……”

梅花易数举起茶壶，对他敬了一下，傅主梅明白他是善意，于是走近了一步：“我……我住在不远的地方……”梅花易数笑了，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：“我知道是你救了三哥。”傅主梅反而一呆，他真是把那件事忘了。“啊……但是他——”他指着隔壁房间，分明想说清楚刚才发生的事，却只是道，“他走了。”

梅花易数对着茶壶灌了一口茶：“他当然会走，你救了他日后定会后悔……”他的嗓音很是暗哑，并不好听，“你该知道他身上的毒刺是我的三倍——不是三倍于常人的毒刺，单凭引弦摄命之术根本制不住他。七花云行客以奇门异术闻名天下，阵法机关是五哥最强，暗器心法是六弟称雄，但论真实武功……我们六人没一个打得过三哥，他是绝对的强。”傅主梅点了点头，能在他御梅刀下如此从容地离去，狂兰无行是第一人：“但为什么你和他会中毒，变成风流店的傀儡？”

梅花易数又灌了一口茶：“真正的内情或许三哥比我清楚得多，我到现在仍然很糊涂。那天……六弟请我们到焦玉镇丽人居喝酒，他的酒量一向不好，喝两杯就会醉倒，难得相邀，所以我们都去了。”他笑了笑，“结果那天的酒里下了剧毒，六弟自己喝醉了，我也倒了。我虽然中毒，酒量却好，迷迷糊糊地知道三哥和七弟把我绑了起

来，全身到处刺上毒刺，七弟扮成了女人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密谋什么……但我记得后来他们把我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关起来后，二哥想要救我，却被三哥杀了。”

傅主梅骇然：“他……他杀了你们二哥？”梅花易数点了点头：“所以——三哥不会对你们说任何事，他和我不一样，风流店初起之计他就参与其中。”傅主梅用力揉了揉头发：“但……但他怎么也变成了那种样子……”梅花易数大笑起来：“哈哈……咳咳……谁叫他和七弟搅在一起？三哥武功虽然高，虽然心机也深，但他不是卑鄙小人，而七弟……七弟那种喜欢假扮女人的娘腔比女人还阴险恶毒，三哥和七弟斗，怎么斗得过他？哈哈……”他笑了一阵，又灌了口茶，“何况三哥对七弟的妹子念念不忘，偌大把柄落在七弟手里，怎么可能不被收拾？我只奇怪七弟好大的胆留下三哥的命，他当真不怕死。”

“七弟……是谁……”傅主梅看他情绪激动，心里甚是担心，“别再喝水了，小心呛到。”梅花易数把那茶当酒一口一口地喝：“七花云行客的七弟，一桃三色玉筍簪啊！难道你竟然不知道？”傅主梅奇道：“一桃三色不是叫做西方桃吗？”梅花易数一怔：“他有个表妹姓薛，叫做薛桃，‘西方桃’三个字莫约是从他表妹的名字来的。但那表妹……”他突然笑了起来，“他那表妹我只见过一次，十几年前他和三哥争夺那表妹，他表妹喜欢三哥，七弟就把他表妹藏了起来，到现在十几年了谁也找不着。”傅主梅皱起眉头：“他怎么能这样？你们不是结拜兄弟吗？为什么要下毒酒害你，为什么不让自己表妹和自己三哥在一起？”

“七弟么……”梅花易数喃喃道，“有些人天生心性就奸险恶毒，他要以七花云行客之名自立派门，说要另起能与少林、武当、昆仑、峨眉等等齐名的江湖门派。这事大哥三哥是赞成的，我从来不热心，没想到仅仅是不热衷……他就能如此对我。嘿！他对他表妹痴情，怎么可能让她落在三哥手上？他总有办法让和他作对的人生不如死……”傅主梅全身起了一阵寒意：“但……但这事十年前就已发生，他本来只是想自立门派，怎么会变成如今风流店这样可怕的组织？”梅花易数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……十年太长，物是人非。”傅主梅看了看他那恍惚的神色，忍了又忍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玉篋篋……他和鬼面人妖玉崔嵬有什么……关系……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梅花易数趴桌大笑，“那人妖的名声果然响亮，七弟要立风流店，用心之一是招纳人手踏平秉烛寺，他对玉崔嵬恨之人骨，那是他同母异父的哥哥。”傅主梅啊了一声：“他是玉崔嵬的亲兄弟……”梅花易数仍旧是笑，又待喝茶，茶壶却已空了：“听七弟亲口说，他那不守妇道的老娘生下他以后被他爹打死，他爹把襁褓中的他和玉崔嵬一起赶了出来。他被玉崔嵬养到八岁，觉得那偷鸡摸狗出卖色相的日子再也过不下去，就逃了出来。七弟虽然忘恩负义，却是天纵奇才，只靠着玉崔嵬教他的那一点点根基，便能自行修炼成一身出类拔萃的武功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玉崔嵬其实对他很好。”傅主梅奇道，“他为何要恨他？”梅花易数瞪了他一眼：“有一个恶名远扬妖孽淫荡的人妖大哥，且身为秉烛寺之主，就算七弟统领武林得了天下，有人会服他么？他要做人上人，不杀玉崔嵬，如何能得天下人之心？”傅主梅心中一阵

发冷：“他……他真是让人寒心。”梅花易数兵的一声掷碎茶壶：“哈！但十年前我等兄弟结义云游的时候，七弟风采翩翩，就算是说到要杀玉崔嵬也是大义灭亲……”他推开桌子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“有些人看表面，你永远看不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傅主梅把他扶住，听闻这句话忍不住点了点头，他想到唐俪辞，心里不知是害怕还是担忧：“你不会走吧？”梅花易数直挺挺地躺回床上，闻言大笑：“哈哈……我一身武功……咳咳……所剩不到之一二，关节受损，已经是个废人，我离开这里做什么？让七弟把我抓回去做狗爬？”他看了傅主梅一眼，“我不会走，你也不能走。碧落宫虽负盛名，门人武功都未到一流之境，你虽然傻里傻气，此时却是碧落宫的中流砥柱。”

傅主梅嗯了一声：“我不会走的。”他说得很平淡，却很踏实，许多时候是他不知道如何去做，当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，他便不彷徨。

“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梅花易数突然问。

“我姓傅。”傅主梅揉了揉头发，“我的名字不好听，你叫我小傅吧。”

“我不想死。”梅花易数闭目道，“姓傅的小子，临敌之时，你可不要太傻了。”

傅主梅又应了一声，他把地上的碎瓷扫了起来，抹了抹地板，带起了门才出去。

门外碧云青天，他匆匆地去找碧涟漪，走到碧涟漪门前，他停了一下，不知为什么没有进去，径直往红姑娘的庭院走去。

然而碧涟漪并没有在红姑娘的院中，傅主梅走到门口轻轻地站住，只见院中那白衣女子站在一棵枯叶凋零的大树下，额头抵着树干默默地站着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转过身来倚树坐下，呆呆地看着庭院的另一边。傅主梅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透过围墙镂空的窗户，外面有人走过，是碧落宫内清一色的碧衣，但不知是不是碧涟漪。她看着那人自墙东走到墙西，目不转睛，抱起双膝幽幽地叹了口气，“谁在外面？”

傅主梅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对她露出最大程度的和善的表情：“呃……是我。”红姑娘的视线从他脸上索然无味地扫过：“你是谁？”傅主梅习惯去揉头发，他一头黑发早已被他揉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：“我姓傅，叫傅主梅，就是那个……中了你的毒的人。”红姑娘嘴角微微一勾：“你进了我的院子，就中了我另一种毒。”傅主梅并不在意：“啊……没关系，红姑娘……冷吗？”

红姑娘微微一愣：“不冷。”傅主梅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小月有没有告诉你柳眼的消息，不过你不用发愁，我想小月一定能很快找到他的。”他柔声道，“别担心。”红姑娘胸口起伏，一记耳光往他脸上摔去：“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自以为是对别人好，人人都摆着一张笑脸，就能让本姑娘心里舒服？就可以让本姑娘变成自己人？连莫名其妙的过路人都要来关心我的心情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刺探别人的私事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

傅主梅避过那一记耳光，惊愕地看着红姑娘，刹那涨红了脸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很不开心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”他几乎是落荒而逃，足下倒跃，竟是施展轻功往院外跃去。红姑娘一

记耳光落空，见他急急退去，反而一怔，隐隐约约有种伤害了他的感觉，这人武功很高，宛郁月旦对他非常重视，宁愿为了他上少林寺冒险，问得柳眼的下落，但这人……这人和她原先想象的完全不同。

她从未见过这么软弱的男人，会为一个年轻女子的几句话感到自责，甚至连他自己原本的目的都忘记，就这样急急地退走了。仿佛在那一瞬间没有什么比她的感受更重要，她瞧不起这种软弱的男人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心里的阴翳散去了一些，在那一瞬间她明白她受人尊重。

那是无论柳眼或宛郁月旦都不曾给她的，一种平等的尊重，不带任何立场或歧视。那种感觉很熟悉，红姑娘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，有个男子……每天端给她一杯姜茶，什么也不曾说，刮风下雨会给她送来新的被褥，收走她暗藏的毒药，那种沉默、那种坚持、那种耐心，让她烦躁让她不安，但她突然明白那种烦躁和她方才伸手打人的心境一样，只是因为寻觅到了发泄的途径，而并不是怨恨和嫌弃。

自从她设陷阱谋害宛郁月旦那日开始，碧涟漪就很少来送姜茶，到最近几乎不再踏入庭院，但天气渐渐变得寒冷，他按时送来衣物和棉被，只是他来的时候，她却没有看见。

那个无怨无悔对她好的男人对她存了心结，因为她要杀宛郁月旦。

她本就要杀宛郁月旦，她本就是柳眼的军师，她本就是敌人，但为什么竟然觉得有些惶恐起来，仿佛……仿佛她当真做错了什么似的……

红姑娘握住拳头，压住自己的心口，从头到尾她什么也没做错，